

冊二

三國志

圖

魏書主

明帝紀第三

魏書

王國志主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魏書曰帝

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

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

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數不接即位之後群下想聞風

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季武之儒才具微不及耳癸未追諡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

麴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

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

其死已竟

其死已竟

豈

豈

直書

亦不書

何氏下

云道遠

母甄氏

法也

急後其

母則郭

后之所得

其死已竟

史抄め
曲諱る

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為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

營宗廟秋八月夕月於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於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

封后父
亦不書
書之賤
也自後
亦以為
列侯者
皆書有

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姓孟名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其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眾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實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伺其到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興廢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濶禁與世無疑任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開雅才辯過人眾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眾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係其無他亦譬以高箭射蒿中取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

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千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雲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手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大

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

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

竝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

幸長安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

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宿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則趾適屢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

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踴躍咸思長驅朕惟

幸上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略曰是時諺言云帝已崩從駕群臣迎

立雍丘王植京師自下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

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

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

侍中常侍者申救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

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庚子大

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

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魏略曰先是使

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為英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

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

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

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

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

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前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

初

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

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

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

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

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

前殿竝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

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

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

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

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

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

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

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

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於廟臣松

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

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 孫盛

迎遷神主正斯宜 氏王 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

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

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

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

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

也書之六
若其配

洛陽宗
廟成

六の笑
三のり

春秋
書法

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
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
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

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也行故事然為壇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

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

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

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於朝陽陵

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寇天水詔

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

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

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西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

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

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

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

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冬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

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

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

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

王皆以郡為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

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上却左右手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敕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乙

改元青

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諡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係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

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係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詣表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銜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遊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為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為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世語曰朗子秀勁

厲能直言為晉武帝博士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伎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為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踰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饋遺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苗侯因更親附臨苗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為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一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伎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一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

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徒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為之儉傅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歿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已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

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群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平祭又使持節行大

功者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帝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祖落四海如喪考妣遇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謚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太牢告祠文帝廟曰窺聞夫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窺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久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為孝臣以配命欽述為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季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紱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為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群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為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為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熒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鶉尾十有八載群寇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猷帝心乃仰欽七政府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玉表功嵩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于此乎朕惟季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

此以之陳
壽隱示
折之祥

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經哭之
勳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為山陽公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

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

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

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中憫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
詔勒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

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
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瘠矣其能久乎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

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

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

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

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

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

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

走議韶等亦退群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

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

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

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

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

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

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六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復置朔方郡

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

郭后營陵於首陽陵澗西如終制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冢者得殉
葬如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

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于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
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

送諫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
年太后崩哀思哭泣年餘而死

直書
也
也

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
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蜍舍受神龍吐
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
諸門闕外采恩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勳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
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
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
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
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尊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
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
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權心而失妻者必有
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權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
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
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
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
聲于今未已猶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
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
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
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
下可無勞神思于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群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警言者臣昔上
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
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
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
侍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

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巳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

酉行幸許昌宮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

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
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
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
卦及列宿李慧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雞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
有和當有開石于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
於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
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
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憤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
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氏
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
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
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

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

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

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群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荏音仕於是荏音仕有司奏以爲

詳見宋志

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魏書曰初文皇

帝卽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卽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上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于三微之月每月稱正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

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騶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騶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騶牲用駟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輸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卽戎此則吹大

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酌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

お老し
言の謂
哲人し
解るる

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
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
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
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
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
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
以豫凶違禮魏之群祀於是乎失正。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
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
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
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
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
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眾隨儉內附已卯詔遼東將吏士民
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
立為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

心也
賜死
傳

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
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
悼毛后於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
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
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
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
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
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
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
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園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董尋

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郡葉縣屬義陽郡魏略曰
長安諸鐘簠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
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
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徙盤
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霸城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
直士盡言于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紂劉輔譬趙后于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
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
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
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于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

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于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身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于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與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為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于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

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各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各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毋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為

宣王副也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

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

斬銓龍亢山桑浹虹浹音胡交反虹音絳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

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

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

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

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漢晉春秋曰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于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

蜀陰平太守廖悖反攻守善羌侯宿尊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贇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悖淮上書贇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諸別營非

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勅未到奕軍為悖所破贇為流矢所中死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于襄平大破之

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

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

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群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

此馬為

符名

賜

其意

此觀之

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

司空閏月月犯心中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

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為大將軍甲申

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

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

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故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

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將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

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

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執政外有彊

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

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字又

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涕泣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

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初青龍三

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

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

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

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

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小子吾得見君無所

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

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

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

日帝崩于嘉福殿

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

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

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

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贊務絕浮華諧毀

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各跡所履

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舍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

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

無衛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時百姓彫

皆貶也

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據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自以帝死而中書省其矣故此紀特詳列天灾并敷書綿其理及諸直臣陳諫不啻手數之邪此作者之意也陳氏用筆極簡質古雅多法

癸卯正月十一灯下時
為燭兩結灯花大
如梳

魏書三

魏書四

三國志三

三帝紀
為時諱

魏書四美之江帝之此書之善其文之
三少帝紀第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

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熒熒在

疾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群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

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

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凡布垢盡火滅榮然絜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

此深文之辭抑董狐筆耶錢子曰此

者非遺

詔也假
之為名

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舍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東方朔神異記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

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又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

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群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千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祖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于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六月

辛丑退巳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

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群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

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

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

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

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或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巴西

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夏

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

九千人據後給於二千八百人注云此程昱也而程昱則此脫程昱也一人未可也又王伯石亦學紺珠以為荀攸也非果亦則癸卯何以又者記祀之文字

傳曰之勢
又安有陳
思上書者
却曲老自
病瘵子
曠等子
何親代
也

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群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市此皆事之難解巴西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搗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

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祖中斬獲數千祖中民

吏萬餘家渡河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河南留民河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眾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河水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于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

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

何晏奏
傳曰之勢
其善矣

大臣侍從

不習騎乘
馬

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
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
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
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
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宴又奏曰禮天
子之宮有斷簪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
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
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
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
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

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
為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

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
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

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
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

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

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斃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
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
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
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
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

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曹子丹
日馬石
莫之執力
恃以美

詳書

司馬懿死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

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

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

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

司馬師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立皇

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

恪率軍更于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于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

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

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稅攻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

孚拒之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

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

謂我并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屯隴西界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而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修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修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群眾陰圖闕闞道經漢壽請會眾賓修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修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諡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緡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魏氏春秋曰修字季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修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修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遇事輒不克故殺禕焉 臣松之以

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自帝即位至於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求苟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知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

用之友

大臣印

司馬師

也不書名

諱有

先書將

淇下始

云以同皇

太后此亦

有自軍

不書有

詔太后不

得有故今

有叔好

假之為

名差多

執力不得

不亦不

治竟何

益于万分

之一卦

唯宮闈

易子誣

入此素所

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

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

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

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

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

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

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

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

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

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于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

巴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

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

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群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

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之行于古明公當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群臣共為奏永寧

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崑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

司隸校尉穎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廩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

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顓臣豐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

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陳觀臣暉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群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

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

郭懷表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于廣望觀上

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譙笑於陵雲臺曲中施

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

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狐景阿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

洋及
庚玄

為作也不
著何婦也
姓名則為
日已見其
節詞矣

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悲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
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
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
外求帝悲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
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承寵熙諫帝皇太后至奉
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
北宮殺張美人及馬婉帝悲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
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
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遊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
左右日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
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恭季彌頹
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隆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
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於齊使司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
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
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
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
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
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
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
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群臣以
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三日待璽綬于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

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
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掾尚書亮侍中表等奉
法駕迎公於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郟

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

於玄武館群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群臣又請

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群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

將荅拜僨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止車門下輿

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

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魏氏

對曰公神明爽德德音宣朝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

春秋之

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於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

書方反

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於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

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頴皆晉之令史璠頴出為官長溥鄱陽內史璠換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頴換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官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于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王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

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於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

司馬文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

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
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

司馬師死
司馬昭

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

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

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

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頌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頌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眾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頌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割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因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頌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于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殪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

此一
段
三史
中史法
所未有
書此者
見高貴
堪
火

氏之
而
逆
之
情也

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
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于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
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
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于是群臣咸悅服中書
令松進曰少康之時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
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
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夏四月庚戌賜大將
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
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
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
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
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
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
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
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

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
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
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
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
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
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
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
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
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
老馬與細物竝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
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
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

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

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王

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

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燭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燭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群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蒸嘗 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于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

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

已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

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

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

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

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

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

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

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

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群

臣賦詩侍中和適尚書陳蹇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

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

道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後群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

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

吏士民為誕所誑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

鯨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

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巳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臣松之以爲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益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于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

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李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

劫質故太守東里哀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

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安方毅志尚仁義

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哀當擾攘之際逆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余飛矢交流余前以當箭

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涕泣血淚俱下

賊見其義烈釋哀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修祭辛卯大

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

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

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

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

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

率群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于人

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舉季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鳩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年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臣松之以為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豈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而數屈于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

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

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

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

卒字著不
得其死也

白華然

有譯義

其事詳

太后令

及去將

宜上言

中則不

能可諱

也

不假

太后

不情

既令人

悲又令

人情

是實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

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

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

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

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佃入遇帝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

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

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

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

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

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

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鐘仗

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

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

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

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

放仗濟兄弟因前

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

驛以為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異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

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

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

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

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

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

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

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

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

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

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

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

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

有之

充等

是實

人情

悲又令

既令人

不情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

為惡帥
昭昭不書
名之為也

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
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
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
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
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
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
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
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
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
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
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群公奏太后曰
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

可醜
方之學
所謂成
五何左
也

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
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
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
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
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
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
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
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
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救不得
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
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
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

此太后
詔也

濟兄弟不即伏罪祖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瘞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

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

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則捨故聽如所奏當班

下遠近使知本末也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鸞鐵于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

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

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

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

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

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增

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群從子弟其未有侯

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未故漢獻帝夫

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

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

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

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

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

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

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

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

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

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

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

禮也

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群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

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惟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跋討。若擒維，便當東西竝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

鄭冲為太保王子分益州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皇太

后崩乙卯越三七日為極車後艾之生石則為年三月葬為平陵西能會傳亦云十二月後以會為司徒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

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及于蜀為眾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

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

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為司空己卯進晉

公爵為王封十郡并前二十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請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

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

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顗之重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

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

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

於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

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

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

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眾人皆使

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懼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

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

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

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眾西行討會欲以稱張

形勢感激眾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

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

可醜

癸丑後百
乙卯越
三七日為
極車後艾
之生石則為
乙卯越

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爲
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
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
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
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
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
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
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
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
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
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
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

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旣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
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
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
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
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于愛民全國康
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
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
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
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闡巴漢
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呂興巴帥三郡
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
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

各有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或昔在壽春竝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或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

司馬炎

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於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修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修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

司馬昭死

此評甚有俾

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群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

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數死而清子已去此紀中一洋書
晉氏篡奪
評及法法亦甚有俾
史自班書後
法亦陳氏五之三憾也
平白抄了而已

魏書四

魏書四

魏書五

三國志五

后妃傳第五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

直書也
操也
世此宗
載

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
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
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
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巳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

室後曰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且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

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

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何在

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其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

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

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

子修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巳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各瑞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不

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

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

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

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

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

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

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曰太后太后曰不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往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

當怪吾遇之大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

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

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

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

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

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

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

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

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須

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

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帝因侍從

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

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

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

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使二千石

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

榮次即皇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病家中髮鬚見如有人持玉覆其上者常共

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

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恠問之后答言此

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

其外感
羊の直
み母昆
中孝心
貴由此
也守備
史記序

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

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得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

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

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鬢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益由妾勝眾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稍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眾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懼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

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延康元年正月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

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醴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願書二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下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明帝即位

有司奏請追諡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

寢廟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殺則尤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為大魏世紀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諡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

傳又見朗

直書

傳又見朗

之奇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諡曰敬侯
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
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
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
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
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
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成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
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
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韞豔皆爲
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
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
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

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
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
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太濩以享先妣者也
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閔
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
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
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
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
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閔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
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
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
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

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潁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盛孫

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温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威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温三人位特進惠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二人皆為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

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淳

高唐令次女曼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而有異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

也遂以如玉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

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

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

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

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

娥降嫺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

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

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

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

為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

國為婚 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

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

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

無為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

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

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吾幸未

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

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

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

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

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

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

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

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

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

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

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糝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中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讐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惟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親奉冊祖載遂

此則也 由甄后 之死 為甄后 葬首陽 西

母古交
心少書
子于母
始由子
子自前
今也

下起于
倡虞氏
以此之
悍笑中

之述之若
其心矣
以子戒也

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有二三光以潛縣就黃墟而安厝嗚呼
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
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子小子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
子繁榮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
堂陽君追封諡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
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太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
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
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
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
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
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
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絕

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
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
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
以清澗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
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紵兮以風其此之謂乎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
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諡曰節

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
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
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
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遷曾
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

數之
日
更
假
史
史
史

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醜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薨子蝦嗣爲給事中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校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三國志五

魏書六

董卓二袁劉表傳第六

三國志六

不有廢也
君何以興
漢之由此
數人而規
得來其
救傳了
之狀
漢書
列陳
項也

董卓二袁劉表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隴川論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弟曼字叔穎
卓與俱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掾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

頰

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

風拜前將軍封黎鄉侯徵爲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

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遊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

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宦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

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

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

光和三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夜步行欲還宮閭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

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

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二百里來何云避我

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步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進苗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曼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

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

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

謂卓兵不可勝數先時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

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鮑信見魏武紀

爲國古

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泰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感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卓遷相國封郤侯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際必報人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攬龍宗詣卓曰事不解劔立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苗棺出其尸枝解節奔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以若其亮

月笑

任復

張資

伍子

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人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越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越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英雄記曰越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子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子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子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子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子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子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子卓曰卿欲反邪子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子謝承記字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與子異也不知乎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子也蓋未詳之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疆兵蹙之可使諸滄海彪曰海內動

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

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

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

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

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

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

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

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

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議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官室官府益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

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場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

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餘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

家城內掃地珍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

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

胡恃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

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搨殺之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輻時人號曰竿摩車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

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

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昱為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璜為侍

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

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

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

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

山陽公載

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

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卓曰鴻鵠固不遠

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

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

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英雄記曰郿去長

安二百六十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

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

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

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

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

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傅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

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
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翳唐珍張顛之黨乎 風俗通曰司隸劉翳以黨諸常
侍致位公輔 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顛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翳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
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

立起民多冤死悉椎破銅人鍾虛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

肉好無輪郭不磨鑄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

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

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

和見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

驚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王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

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酒不

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正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
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是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鄒皆還為其羣下
所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之晚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竇諸袁死於鄒者斂聚董
氏尸於其側而焚之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曠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
為燈光明達且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鄒卓
塢中金有三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長安士庶

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
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
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
邕謝允曰雖似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
出患入願鯨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未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 臣
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
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
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
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
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
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
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
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各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初卓女壻中

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

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張濟

郭汜

李傕

牛輔

卓將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卓將呂布
此書法
李肅

蓋蔡邕
郭汜不
書法

張濟
郭汜
李傕
牛輔

賈詡

樊稠

李蒙

王方

弘農布誅肅魏書曰輔匡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碎兵符以鉄鑕致其刃欲以自疆見客

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

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

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

餘萬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

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

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

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

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

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

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

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

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獻帝記

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殿馬百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一萬匹與所賣殿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

門殺太僕曾熹大鴻臚周魚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

子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

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詣種尉受

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

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

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

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

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王於忠義也葬卓於郿

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汜張掖人一名多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

獻帝記

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惟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御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惟兄子利隨稠利還告惟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惟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惟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稠與惟轉相疑

戰鬪長安中典略曰惟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惟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示之曰一樓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復請汜大醉汜疑惟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惟質天子於營燒宮**

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止官惟者惟使兒子邈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湯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邈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惟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惟曰朝舖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惟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快快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惟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惟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惟欲移乘輿與惟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際以成干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惟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惟書問惟使公卿詣侍中常洽曰惟非知滅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汜請和汜皆執之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惟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早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說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惟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植惟州里素與惟通語惟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惟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闢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惟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惟惟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惟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惟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惟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惟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惟聞之便勅遣酈酈裁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惟言追之不及天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惟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楊奉宋果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

董承 韓暹 胡才 李樂

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

兵數百人渡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惟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

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郤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

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惟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

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

惟汜大戰奉兵敗惟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獻帝記曰

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

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

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天子走陝北

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獻帝記曰初議

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

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

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

連續為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

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

刃標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

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惟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

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魏書曰

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

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齋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

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

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

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

荆棘依丘壑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

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

慘哉

董承以建安
五年正月
死太祖以元
年迎帝

天子走
史家
也

典略曰惟頭
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郃濟饑餓至南陽

張繡
馬騰
韓遂

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
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
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
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
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
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
卒成弟逢逢弟颺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
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弟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紹
部分貴戚權豪日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

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
為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
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
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颺聞之責數紹

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
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
閹官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
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

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
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

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
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

遂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寶武欲誅之
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
中人而寶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

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
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
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
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

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

卓
情

勒兵捕諸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為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聞非萬

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宜聞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其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孽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

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芝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顯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王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

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之設不能辨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

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諝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恆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疆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浮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齊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植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

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公孫能克平禍亂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風 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拘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其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颯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

蜂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有憂怖故報紹索去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英雄記曰公孫

瓚擊青州黃中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右射左射旌旗鏗甲光照天地紹令翹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瓚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翹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天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

郭圖

郭圖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翹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郵民者且今州

城麤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

為大將軍封鄴侯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赦存紹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

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王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

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

高幹

許攸子

建武

劉

高操

書不見故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

諸兒各據一州也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

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

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

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

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

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

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

不趨赴軍期安居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

族黨亦不能罪也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許攸為諫王顏良文醜為將軍簡精卒

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

州戶籍可得二十萬眾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

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

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

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謂

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

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聘而不

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

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

臣與王不同者昌王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先是太祖遣劉

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

陳氏不
載新檄
也信厚
書則知
然子蜀

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

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

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

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

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

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珪徐璜竝作

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擣養因賊假位與金車璧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

督關東本無令德傑鋒倂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

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各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

吳中仍直
列兩家
斥操
送
此皆史
流其
少月敵
國
明
書

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學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繕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其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贊亦梟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隊幕府奉漢威靈衝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林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滌太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肆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

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

與良戰破斬良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

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怙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八國出出為羸弱姬今之謂也紹渡河壁延津南使

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獻帝傳曰紹將

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五且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

所部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

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

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

紹衆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自古有矢石又傳言檣動而鼓說曰檣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為地道欲襲太

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

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

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

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

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

十四

以帥等降

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

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

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

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

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

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

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

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

田豐

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木遷待御史闕

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弃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

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日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

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臣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

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

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

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後

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嫉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審配逢紀與辛

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

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

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

如但手付不
如但手付不
如但手付不
如但手付不

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

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

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

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

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

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

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

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于於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背絕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益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王或欲以固家嗣未有弃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弃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弃前忿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關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

干戈置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篡繼前軌

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

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

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勦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

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

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敵管

蔡之獄季友獻欬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聩而立輒蒯聩為

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終獲叛逆之罪而曼

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王廢紕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

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

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誚媚交

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鷹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躬

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惡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鬻鬚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大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

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胎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矣。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赦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珞。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

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審配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是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瑋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

韓珩志
素氏
易易明也
三人

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談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

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典略曰尚為人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殿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

韓瑋節屬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睦而南

術皆逢
子

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

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覺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

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

為揚州瑀字公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以張勳橋

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韃等為大將軍李催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楊翟

三輔決

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錄注曰

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揚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

轉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

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

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

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其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

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

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

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竝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

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

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

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臣翼漢

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

陳珪

載世書

有作

馬日磾

陳珪

閻象

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

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識文曰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灄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見收視術女人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記曰表與同郡人張隱

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

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

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

術薄

王暢

荆已字

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柳義

張羨

秦世周
字忠

韓嵩
劉先

荆越字
異度

牧封城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

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內不失貢獻外不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

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乎不受賀

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

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慕母闈朱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

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

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

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

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

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

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

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

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傳子曰初表謂嵩

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費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

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

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

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

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

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

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

諫之曰韓嵩是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

表雖外貌儒雅而

心多疑忌皆此類也

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

建安十三年

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

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已見先

王傳

張允

傅異

王言

後漢書

琦子赤

壁之執

劉備意

荆州刺史

方愧手

審配

韓衍

多矣

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

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異對曰逆

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

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異曰

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

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

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傅子曰異字公悌瑁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

卒異在荆州目屬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

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異謂之心反卒如其言異弟子蝦別有傳漢晉春秋曰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傲之於險

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

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

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

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

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

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

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

封列侯魏武故事今日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

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風

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弃并州賈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

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荆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

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在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

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高

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高

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

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義侍中義章先尚書令其餘多至

注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義侍中義章先尚書令其餘多至

大官零陵先賢傳曰先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請許

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

月不疑

殆

有之矣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賴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虫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殊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

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臣松之以為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是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實內忌奸謀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

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卷之三